

66820

210



縉山先生集卷之十三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墓誌銘

武進士湖廣運糧把總卓菴朱公墓誌銘
衡外大父曰朱龍渠先生辛卯鄉貢士令黃巖
仙居有廉能聲以方正嚴重稱于鄉配孺人生
三子一女女卽吾母夫人公其仲子也吾伯舅
季舅俱早世諸子皆去儒而農惟仲舅少負志

行於兄弟中稱最賢有子曰胤英胤英又賢乃
者吾母夫人歿後不五年而仲舅及胤英相繼
病死外氏之詩書禮樂至是掃地盡矣嗟乎不
肖之廢蓼莪久矣惟是渭陽一綫稍勝衣冠者
亦已盡化爲山鬼國殤寂寥而無與共語衡其
又能如外氏何哉仲舅先諱木後更諱紱字向
之別號卓菴初從外大父之任授之書雅善記
誦能了了大義而獨不喜爲章句業僅淹通古
今工刀札而已比一試有司不得志而罷以其

暇稍習騎射尤精彈及弩數十步外射鳥雀鮮
不中者旁又善蹴鞠格五鐫印丸墨諸細巧然
第遊戲耳不以自名也時人見公容顧甚都多
才藝而早廢業每公出相與目屬之曰夫夫也
筆墨良而不試刀劍利而弗張以爲貴介耶噫
然有下人之色游冶耶恂恂乎篤厚君子也是
其爲何如人者耶當是時公外父弇州先生已
久貴而余家大人亦起家爲史官公遨游二貴
間擇口而言擇步而蹈兩家大人皆重之然亦

第謂朱郎長者委蛇食福人耳比歲乙酉家父母北上偕衡試南都見其抱膝讀史揮汗不輟而知其有深心又二歲入長安與衡走盤山道日落野曠沙影中有腰弓而騁者公策馬先抽箠中鳴鏑射一雉中之腰弓者馳去登李靖舞劍臺顧紫塞如雲穹廬如螳慨然有封狼居胥志而知公之不欲以巖穴稿也歸以語家大人家大人始勵舅于武歸應武舉遂一試得之其明年己丑中武進士都肄之日衡實觀射諸射

者當十矢半盡之時多震蹕不能的公過半尚未得而神色甚暇竟連中四矢以遂及格得官之後頗結飾鞍馬揖讓楚楚如朝貴人母夫人喜謂衡五郎紫面鬚髯身如斷山是故不當寂寂而衡獨與二三親知私憂之曰吾舅固猶然篤厚君子也是平世三公材而辱之武弁今之爲武弁者必鼻有口腰無骨京債爲母軍租爲子乃可以得志今四者公無一焉庸有利乎已果一任而躋初選人擬公守備德州德州守備

與憲部使講鈞禮甚休暇而公意不悅曰丈夫當鳴鞭塞垣不則乘長風破千里浪耳碌碌轅下胡爲者爲更乞湖廣運船把總竟以運艘失風敗湖廣故無水次倉每先期計舟鱗集于陳公套風浪猝起舟往來如鬪鴨十不完三公知其弊夙戒兌舟啣尾進兌無爭先故敗者十僅一二而竟不免重劾則猶疑向者四無之爲崇也公素悉楚運之困運官剝軍媚其帥軍復仇其官相侵蝕訐鬪無已時爲之嚴禁朘削故事

每舟入金把總當若干約五百餘金悉罷之其厄于水也復爲傾其官橐且別貸子錢代爲運官償所負使不至纍死然竟以是破其家失官後數券齒而責之無一應者公始有憂生之嗟矣歸後掃室右方半畝爲菊塲夷猶其中然往往撫劍而嘆會有倭警當事者檄之轄南漕軍公時已病臄腫力疾行斤斤飭軍實不少怠與其下相約爲刻廉貧亦益甚竟不勝病告歸遂以不起卒之日質其甲裳刀楯而後成歛也嗟

嗟庶將軍而可爲耶人皆咲公趨時鈍謀家拙然儒家子弁而猶儒凜凜以清白自將此非必印如斗金如山要可不愧先令尹矣公居常言咲不苟履聲鏘然素嚴吾母夫人每相見肅揖而坐退或不交一言言亦未嘗及外家有無當其應試京師居邸中卽薪芻之費不以聞也母夫人益以是重公公配王孺人舉一女無子娶貳王生徯英徯英馴謹如處子吾舅沒後一月始補博士弟子痛父不見哭幾絕事嫡母至孝

常膳外每袖私錢獻之非公事無外交與人言非經義不出口余嘗舉以勵諸少年曰汝輩當學朱卽無幾何而朱卽死矣有一子先朱卽死以兄子某爲後徯英死之前一日余視之榻前徯英于枕後出一編口期期不置曰此先大父遺詩也刻甫就乞兄爲之序餘無言嗟嗟朱卽頻死念先人口澤不忍棄而今雙塚纍然誰與弔螻蛄而蓐蝼蟻者此衡所爲潛然出涕而追爲之銘也徯英娶婦王卽余從姑盡卸其嫁時

簪珥棄所居宅而後入吾舅及衛英于土塋以
某年月日公壽五十有五王孺人所舉女字太
學生浦某衛英女二尚幼銘曰

哀哉兩善人也而至此家殉官身殉家子殉父
言殉死殉止矣

明故鄉進士署宜興縣學事堅吾王公墓

誌銘

叔祖堅吾公以甲辰某月任宜興學博明年之
六月十三日祈雨郊壇歸至寢一蹶竟死時婦

子輩皆驚仆地不能喪其同官劉博士率其徒
圍屍而哭於是諸生湯兆某昇其家所畜美材
來周其等奔走庀含歛以十四日殯于堂廿六
日輿襯歸諸生送喪及關而返哭聲如壞墻迎
喪者皆望途而哭至有嘔血者及州諸親知具
芻靈輶輓以待不戒而肅遂以七月初二日從
母何夫人之柩厝于 之阡衛以宗籍未行
事公最久相與共甘苦奉規誨者四十年安可
無一辭以紀惟公與衛習蓋自髫年公十二歲

父懷東公棄養公尚有弟曰某纔數歲率以見先大父贈官保公動止抱携其弟弟席始席與之食不甘問及父母則泣而對先大父大異之乃勉之于學比衡自京師歸遂延公至家塾衡事公在師友間時公學已大成矣而家赤貧每余家有私燕會里中子冠履鮮華公獨破帽緼袍趺趺然來直坐踞其上色無忤也猶記丙子之春同衡試有司富人子囊數金置公袖乞公三文公竟不許時督學駐宜興方務刻覈公郡

試名在高等而竟擯不得與試試之日公挾策至棘旁執事者麾而出之衡時童子心弗忍也挽公袖而啼公絕袖去浪游二九三洞間歸以其竒詫衡公胸中始有宜興矣自後又屢試屢黜走宜興者再再不售雖破帽緼袍如故而交友日益進瑯琊兩先生重其文行至褁幣而迎之公始爲聞儒乙酉歲始以儒士試南都則年已三十有四矣又明年試督學第一廩學宮辛卯遂舉于鄉公之應辛卯試也距免母夫人喪

始二十日而羸公困草土久欲母行友人強之
行公乃挾小舟四日夜抵白下又窘大雨輿人
踰蹕行水中如浴鳧至姑熟與同事者九人攀
當事輿而號當事者試公文竒拔公冠其曹遂
得雋人喜謂公天憐君矣以今易償昔難猶未
也天必且大償君然自此積學益深五上公車
卒不利而公且班班二毛矣公一日方照鏡鑷
白髭慨然投鑷而泣曰吾垂老矣而志不遂吾
母青裙素裳待地下久矣人生幾何無已且以

學仕乎於是決策乞恩當塗故人有爲公道地
置公休歛間者公曰吾業已爲冷官而復求爭
地非本懷也亟止之謁選得宜興教諭其歸也
親知見公袍服慘瘁騶從寂寞心憐之共慰勞
公公咲曰此吾十五年前辛苦地也吾向者擔
簷踏雪求爲博士弟子而不得而今擁皋比爲
弟子師復何恨哉慨然泣數行而別竟以是終
人謂公好言宜興山水而卒死于宜興倘亦所
謂樂哉斯丘歟公之任宜興也學政圯甚公力

爲振刷之首立思過簿曰諸生吾弟子也而乃數勤縣大夫吾今與若約非公事勿至縣有欲言者吾代爲若言卽至縣必籍屢籍而勿戒卽吾不能爲諸生師且閉閣思吾過矣於是諸生皆斂足自守縣庭爲之一清縣尹愛重公事每就咨焉月兩會藝會止六十人期一歲而周以便趨事手校藝窮日夜其所砭削人人以爲知我每與婦子聚食不過蔬菜曰此吾苜蓿家風也一味之甘必哀而畜之以待賓客諸生以脩

脯來者留與共飽其貧者却勿受間有所誨責屬其父兄施夏楚焉勿辱于隸人他所爲表揚節義覈濟貧生諸功令甚具以是諸生德公甚其歿也至欲祠之學宮嗟乎有才如此且無論異日當大任卽需次服官得百里而治之其樹立可勝道哉而竟止此也然大較亦略可觀矣公爲人優于幹略然坦蕩無城府蓋世膽決者少遲重彊直者寡含覆練達者乏氣骨而公獨兼之其爲人謀不萬全不止友人陸仲鳴嘗稱

曰吾黨有難解之紛難決之疑他人百十語不能了者伯栩一語輒洞然其言初若平平更再三思之不能易也與之言吏治民情若老胥吏鑿鑿可聽與譚名理權古今初若漠然徐出一二微言無不願解者公真竒士哉公平生多恩少仇絕意報復獨其爲公義發憤時露齟齬雖樹怨豪右勿恤其于吾州雪闕氏事最著同年闕孝廉婦某早寡而貧倚其僕傭作以給有奸人某者欲併傾奪之詭其孤弟訟之官醜聲沸

騰卽吾里人無不掩耳也公獨心疑之爲之窮極根底寃狀大白卒反訟案坐誣者罪人亦以是知中篝之言不可輕任耳也諸宗黨中一切鬪鬪口語皆就平于公得公言而解者十不啻六七其他爲從弟夢芝娶婦治產至今依公以居又出已資贖夢某暨某女于人奴中又出守爵等九人于死獄爲單孱造命不可勝數其事母至孝母亡十五年每言其幼時一燈熒然左紡右讀未嘗不沾襟也待諸舅尤恩有求多于

公者公事之加恭無難色當公爲諸生時季舅
死無以殯公傍皇室中願楊夫人首而咲曰汝
銀飾且副我急我以月廩償汝楊孺人遽輟簪
珥易二金賻之公之仁心爲質緩急不以無爲
解皆此類也居常食時內外親褻衣鷺面者常
滿坐迄無間言公年過三十始小有家迨登鄉
書人勸公贖微時所棄田公弗應守繩尺滋謹
間闢屋後地爲小樓遍蒔花竹邀良朋嘯飲其
中情盤景遽多至忘歸人見公喜施好客謂公

家非故州東王而不知公家故州東王也君少
爲詩歌古文詞皆有詣願獨以舉子業鳴其文
峻拔老健一往破的有傾河倒峽之勢而獨不
能軟媚虛詭以射時其卒困亦以此公生以其
年卒以其年壽僅五十有五配楊氏子一康爵
庠生女二長字沈未數月而婿死一遺腹子又
死守節不嫁以姪某爲後少者許聘潘工部公
之子某公諱慶周 堅吾其別號王衡曰嗚呼
人其可以無年乎王休徵之醇也魏陽元之才

也其晚起爲名公卿所爲勝公者獨以年耳人其可以無年乎相人者或以面或以心或以文或以量至于四者皆不驗而不得不歸之命夫命則又何言哉又何言哉銘曰

吁嗟乎公學亦窮仕亦窮有綸半通弗克以封衣冠蓬蓬從母于幽宮譬彼弗逢老猶章縫澤小潤而豐文小試而工教小用而共我識其小以章其令名于無窮

明故文林郎知商丘崑山兩縣事棠軒樊

君墓誌銘

余讀楚史而悲之庶吏而可爲耶孫叔敖爲楚相其子至窮困而負薪嗚呼今樊侯死矣十年縣令至貧不能辦襤衣而又蕪無負薪之子天道其如何哉君歿之 月其季弟文學衛以君狀來累萬餘言無溢詞無何崑山諸生張大復者又以所私紀樊侯治行乞附益焉噫嘻樊侯卽老壽有子徵文徵獻能有加于是否耶按狀君諱玉衝號棠軒楚之黃崗人父爲吏隱公某

有淳德以貢爲某訓導配戴大孺人生給諫君
某早卒繼易太孺人卽君母也君生而恬淡寡
欲神識湛如口未嘗言財利事旣長娶婦盡斥
奩資市書以其年舉于鄉乙未成進士時少宰
劉公知君爲君館選地君故避不就試人以問
君君曰吾不能追飛逐走與人爭熱官吾自有
官也選商山令初下車日蹲蹲視簿書執筆不
輕下商人曰吾令故長者未踰月察知民俗肯
窾斧斷裂然始大驚以爲神明商每徵賦保歇

與吏胥比而爲奸所侵卒費幾半公賦君召其
民與之約曰而課能不保歇而辦乎民懽應曰
辦已果先期完遂罷保歇先是縣拘囚例用馬
快馬快承縣令檄騁而入民家酷窘奪之家立
破君爲令首革馬快聽訟者自相拘於是民畏
一日糧集縣衙訟速畢矣而君又爲息訟歌悟
囚歌使人唱木鐸警狗之間于百十訟帑中下
一二帑終付外議息不罰一鍰民感悔甚而君
又以次案誅豪黠民之爲訟府把持令短長與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三
令市者某某等若而人于是群奸脅息而俗
用和縣令卯而衙食頃而休益無所事事間一
巡行阡陌課民農桑歸則焚香讀書而已君咲
謂弟文學衛曰吾嘗謂仕不如隱弟如比者蝗
辟其境雨止于陌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不
謫妻孥不羞父母者仕可矣無何而開採之使
至郡縣輒哀金錢盛陳歌舞以待伏謁庭下惟
謹而君則先移書中使具言商旱荒無鑛狀欲
以逆止其來業不可止君則鳴騶列仗謁中使

輿人升堂中使氣爲奪遂錯愕成賓主禮而去
明日欵中使酒酣中使執君手咲曰好手君咲
曰此手幸不捉錢耳中使默不應徐曰人生幾
何君何自苦乃爾君慷慨泣下曰令與公皆飲
食百姓百姓不苦而令苦乎公慎無苦百姓中
使謝曰不敢歸而與其黨相戒然索賄如故也
君一切禁勿與中使令人採鑛君則導之險道
斗絕不可登鑛竟無有又趨而之金剛臺銀山
兩山者夙稱鑛地君爲禱于山神採兩月亦無

有中使乃馳去君僅以兩扇贈行李而已中使
怏怏欲中傷君而君先挾其所移檄中有歸過
主上語欲草疏上聞中使懼而輟謀君亦手其
疏毀之使無生心而復以書致稅使錦衣楊君
樞殺市魁數十人商乃鑛而不害云隨奉旨調
崑山人咸謂商商崑煩不可以治商之治治也
君曰惟煩也故當臨之以商其所勸農息訟約
供費絕餽遺一如在商時吏胥膠拳不得伸往
往謝去治前酒家廝舍至有徙業者時縣官方

急積逋停邑長俸以徵逋逋完始開是秋雨傷
稼公率一二胥役駕小艇勘視墟村破椽與饑
民相對噉菜粥父老爲之流涕時崑逋二十萬
君曰我柰何以數月俸而易萬口詛乎止不徵
民亦輸負惟恐後吳諸生好與吏庭事督學爲
設門禁簿籍記之君曰父母有過此皆吾譴子
弟何禁爲第易其名曰求澹臺生簿而挾私來
干者皆廢然反矣崑當編審賦四十萬隱覆萬
狀前令聶君號精敏居別院鈎校一月許始完

君獨以三日完不爽毫髮文學驚問其術君曰
我何術我第于平居訟牒中默識其飛若干詭
若干某田浮役某役浮田若干而十得二三矣
隨証以徵逋之籍而十得五六矣又出而詢之
薦紳卒而問之吏胥而十得八九矣庚子冬入
覲抱襆被行無一錢通長安貴人然銓部卒以
君爲卓異首推君兵部武選主事旨不下卽馳
歸覲省旋復之崑甫入境騶卒之迎者屬于道
酒帘颭颭公舍旁獄案之積于几者帑且三尺
矣公曰若以樊侯爲不復來耶夫樊侯則猶故
侯也於是盡汰冗吏理滯獄而崑復大治時郡
民以稅事不均噪織造中使門郡縣欲相率往
謝君曰崑山令無罪何謝遂皆罷君居崑前後
六年所銓部復推君吏部文選司續又推禮部
戶部工部皆不下而吏隱君病耗至君乞歸上
官及士人競留君君度不可卒解印綬付學博
士五鼓馳去歸侍吏隱君疾衣不解帶者數月
遂患脇痛不能食尚時時強櫛沐以寬太孺人

然竟不起矣嗚呼以君兩地民譽赫赫如此詎
有損也頌當有福重以當事者或推或挽不爲
不知君而迄不能爲君增半級之俸延數年之
命豈非天哉君樂易好善多長者游然不輕納
交初于漢陽師甌山先生已心嚴沈介菴先生
而不稱師成進士後始稱之曰吾以愧天下之
未覲面而名弟子者生平不再宿于寢與諸弟
自相師友當吏隱公析產時止取田六十畝曰
吾爲官不能潤諸弟吾不忍取盈也自爲諸生

以至宦成服用無蕪副有乞者輒推予之常膳
乾蔬豈羨甚泰則加兩淪外而已當在崑時與
余父子雅相慕家官保常撫君背而嘆曰崑民
肥矣柰君瘠何已而君竟以瘠死蓋君幼時慨
然慕海忠介之爲人卒其所爲居官持已大略
近之然海公獨立行一意時小有所輕信而君
于大家小民之訟一視法爲之劑其初任崑山
有富人子餽吏隱公于途者公緘其牘示君君
不視投諸火他日富人子掛訟牒恐君根株窮

之怖甚然卒未嘗有溢怒也他所平停控解甚
多用意常依忠厚人以是多君于海公君常銓
次古今人物爲智品凡若干卷大都以沉幾密
運功表濟時者爲上意所位置甚高人第知君
廉其不能盡君者未有量也悲夫君生于某卒
于某得年若干初配某繼配某又繼配某隨君
任崑終所任不市肉與絲人以是益詒君賢無
子女一許某君歿未幾而地方諸臺檄君入名
宦崑之民德君不已復謀專祠君于崑山之巔
嗚呼神所憑依將在民矣銘曰
清且平乃以爲水之衡冽而食乃以爲泉之德
雖鰥乃身實惠我國惜哉樊侯以廉爲隅而止
于隅然于以風世有餘矣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學海顧君

墓誌銘

代父

顧宮贊學海君以癸巳某月 日卒于家其孤

縣學生同德以父友都諫可菴張君狀走書乞
予銘嗚呼余何忍不銘君願君官不蔽才年不

竟志可思者什九而可述者什一余所爲躊躇
執筆而不忍下者恐天下之以吾銘盡吾顧君
也君司馬公長子幼有雋稱以孝友學行聞于
世母王淑人歿時君才九歲哭甚毀已而念生
不逮母則事繼母孫淑人益加嚴每逡巡盤辟
以順淑人淑人亦憐愛君忘其非已出也孫淑人有
二子紹芾紹芬小于君十餘歲君皆弟畜而師
教之而從弟孝廉君紹夔司馬公所字亡兄之
孤也與君齒差輩行友愛尤篤與其卧起相切
磋人亦忘其爲異父母兄弟也君旣以弱冠補
弟子員焚舊所著文盡發古人書讀之學益力
文益老丙子遂舉于鄉其明年成進士選爲庶
吉士以湛思朗識秀密溫富之詞爲館中最而
會司馬公以藩憲請告家居君亦卽移疾歸侍
滌髓壺觴之外父子間自爲師友相與揚摧典
章討論當世之故甚具其年司馬公起爲南京
兵部侍郎而君亦會告滿乃起補檢討與修大
明會典丙戌南宮與校士稱得士君深居簡出

無域外竿牘之間而清望都焉俄而司馬公卒于官計至君哭幾絕出都門之日色深墨流涕被面觀者皆爲感動迨服闋當北上君戀孫淑人不欲行淑人趨爲裝君乃勉奉淑人行而淑人故虔事佛欲以其便紆道五臺山禮文殊君念不可中止又念非道五臺則淑人固不行欲依違從之而交游間皆切諫以爲不可而君則謂柰何以已故重違慈母心然淑人雅耽薰修厭市囂意獨登五臺止耳苦不欲居長安君涕

泣留之不獲會進 經筵日講官遷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管理 制誥爾時 天子方決事齋宮不出御外朝君念已職講讀而徒默默旅進退不能簪筆橐藁有所關說失職甚意逾不自得遂具病牋當事者當事者不可議予之假乃請假歸不兩年竟死君未死前朝議欲用君又恐君不起欲暫用之南京而君亦不克待矣君通仕籍十七年里居居半而又適當恭默之朝爲 天子侍從臣故其可記述者止

于此而君之幸不幸何如也君惟潔廉一介不苟取與念祖父世清白吏得第後毫末無所增加已而小築于崑山之陽讀書吟嘯其中輒復心口自訟以爲場圃踰前人得無乃過其刻身自好如此里人有暮夜懷金囑君居間公事者君叱之去顏其堂曰遺清以見志逮卒之日而私橐如洗幾且無以爲斂人始知君生平且因而嘆息司馬公有泣下者然君雖廉而貧獨好行義常立義學教族人卽稱貸應戚黨緩急無

所恡居常雖絕跡公府里中繇賦不便者趨詣有司平停之又出私困若干爲助役倡人益以此多君焉余與君有世好丁丑余在館謬爲君師君雖不數數造請然每見君未嘗不心下也晚而與君談軍國事及世道士風之變未嘗不且甘且苦彈指而三嘆也而今以誰正哉且夫今之循嘿澗澗與權竒佻佚者更相咲也兩似不能相勝計必天下有真恬淡乃勝僞隱真茂明乃勝僞才余耄且倦不勝任後來者其在君

乎而君竟死矣是非君之不幸乃世之不幸也
然使君不死旦暮居余地操一無名之樸以當
舉世求多之心人之知君惜君或亦未必如今
日時然則君之幸不幸果未有定也君諱紹芳
字實甫別號學海生某年卒某年所著有瑤菴
集藏于家娶某子同德同應弟 女歸余從弟
太學生元爵以某月日塋于六保尚書浦同德
以講讀舊勞請于朝 天子特與之祭如侍郎
張公例君父司馬公諱章志祖爲刑科給事中
諱濟皆以清直著聲爲名公卿自有誌不具論
銘曰

丞相宛宛導厥美七徙而崑德山巋五傳于婁
澤流水冠冕詩書世其里直躬寅清秉倫軌貴
而不富道所履賢而不壽天曷以子子孫孫勿
忘此惟其有之是以似

明誥封奉直大夫裕州知州浦君贈太宜
人周氏合塋墓誌銘

浦氏在茜涇之陽兄弟四人聚族而居伯嫂治

內仲兄治外其叔則任公家租稅徭役之事生產累萬金不爲異財僮僕數百人不爲私屬古稱汜毓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浦氏實再覩云君之先爲海上著姓自曾大父某以高貲稱于里中大父某父某爲州學生善談論多長者之游娶于盛有子四人君其叔也諱某氏某幼開敏有器局少司寇周公見而異之遂以女字焉是爲周太宜人司寇之子士淹士洵從魏恭簡公講道東南爲高第弟子君朝夕與論說經義甚見推重已而以春秋補崑山縣學弟子員無何以疾廢學濩落于庠序間者久之會季弟在京師爲入金得章服以歸君取而指之曰是用詫田駿婦媯耳常野服以出入吳郡旣財賦之藪而浦氏爲大姓其田連阡陌州有大役輒以屬君君時與豪有力者相持艱難百端至爲吏胥所窘怡然無一言蓋恐傷其兄之心也平居未嘗一食不相對堂中恒置四坐諸兄雖不在終不移其處兄有疾病常以未明問安否親視

其所飲食而進之兄未卽寢雖夜分不退年踰七十外猶不失此禮君愷悌多智好爲德于人族之人儒而貧將遠去君爲之資其伏臘費事事扶掖之有少而孤者爲持其門戶而他子鬻先人田君出百金贖還其家後兩人俱能自立壬午海水溢漂沒廬舍君收暴骨瘞之計屍以予直歲屬大稔出粟以食餓者同舍生張某爲怨家所中坐法當遣君委曲伸救之其費多仰給于君空囊不恡也君與人表裏洞然未嘗爲

怨而更事旣久時與勢家交關能侃侃自將怨者終不能修卻或爲機械以嘗之輒先得其隱不爲動平生不忍一日去其兄弟老得末疾會海上訛言有警徙居城中人從東方來者迎問兩兄起居輒潛然泣下不旬日必以輕輿小舸就其兄相見則疾痛爲之衰減忽一日心動亟欲歸田廬二子以溽暑止之則索筆作數百言且曰得見兄卽歸泉壤無憾二兄得書駭曰豈永訣耶再明日遂卒周太宜人端莊靚默事舅

姑以孝聞處姒娣間不以家貴故失婉婉之度
布衫蔬食旦夕紡績嘗爲女奴先君三十無子
置側室是爲歸太宜人舉子女周太宜人多自
育之無異已出君平生常引分自足謂吾少而
憂病望不及中壽今得耄耄矣壯而憂無子今
有三丈夫復見諸孫彬彬矣束髮受經竟偃蹇
博士前而士衡能以經術振猥被國恩從大夫
之後過所願矣當復何望哉獨太宜人有內行
而不及食其子之報故裕州以爲終身之戚戚

焉生卒子姓云云銘曰

凡有兄弟厥初一身一支不仁日夜呻吟苟能
療之寧遠楚秦民之無良輕是懿親同氣不恤
况在它人吁嗟浦君克執要道惟是孔懷爰及
悼耄和樂且湛晏晏言咲天亦祚之壽昌且樂
我銘其藏過者相告維爾之教萬民胥効

馮母趙孺人墓誌銘

今歲癸卯之某月日余馮氏婦翁孝廉君將奉
其母趙孺人之柩祔京兆公墓于其王父廷尉

公之昭而屬志勿辭衡適有長子之痛受狀而
淚涔涔不自禁也蓋長子出自馮云前亡婦之
死歲在癸今者其子又死死且無以報母矣雖
然死者之不能報則生者之責也其敢辭夫衡
則惡能知孺人卽徵之女孫之口猶以爲暱不
必信乃衡心所嚴事者京兆公京兆公世所稱
爲勅齊先生者也方正有道德不苟嘖咲胡獨
與孺人相莊以爲內子且以爲良友也非獨公
而已公仲季若而人並長年賢而且貴胡皆以

丘嫂事孺人如事兄也家僮媵什百指胡斬斬
稟齊孺人無旁撓無中誹也此其才德意必有
過人者今徵之狀益信按狀京兆公元配吳安
人以閩德稱數舉子不育聞趙有女而賢屬媒
氏委筐篚焉孺人肅而共巽而善承大得吳安
人歡安人以娣視之年廿五而舉婦翁無何吳
安人病病且革執孺人手曰勉之爾善代我而
廷尉公亦以屬京兆曰吾賴趙也而有孫且賢
婦也可試之家政趙孺人遂秉家政孝媚尊章

潔蠲餼餽拊視兒女一如吳安人獨其御下稍節寬以嚴而諸臧獲頗畏而安之當京兆公在留都時疾甚孺人截髮籲天請以身代跪積雪中膝爲漬猶曰爲情使耳當京兆公居父母喪三年不窺寢游宦南北日賦鬻肉束菜孺人皆與俱其施三族也官俸不足則傾囊粟不足則出簪珥佐之嫁姑姪之孤女三人有所賦予于外家必先吳而後趙當是時孺人爲政使有纖毫見顏色京兆公何能入不虞謫出不虞匱矯

矯行一意乃爾又何以始終莊孺人稱爲良友也蓋孺人喜禪誦自奉涼薄平居多齋素卽非齋素無兼肉常曰我非好自苦欲與爲官者成其廉爲士者成其名耳其雅志與公合如此婦翁爲孺人獨子孺人訓之極嚴初爲諸生新其輿幙孺人怒而碎其幙嚙一指示之戒婚後不使數親內寢其在內寢也晨鷄鳴使婢子以勁帚掃床壁間警之出從社友會稅戒飲勿夜讀書蕭寺餉每以粗糲卽得雋後無侈供今婦翁

鬱爲聞人籍賢能書而尚未有半綸之封與三
翁之養以爲母報此婦翁所爲叩心搶地而不
勝痛者也雖然使婦翁早貴宦四方褔翟不以
手歛與衣蓐草何異世祿之家難不在鬻食而
在禮食患正坐不貧耳婦翁曰傷哉貧也蓋余
母奄忽時語余我無一文錢遺汝死以桐棺歛
我無益汝貧嗚呼哀哉貧也然其所遺者太矣
孺人卒于某年距其生得年七十有四孺人父
爲仰筠公以邑掾起官其先爲趙王孫從帝昺
航海抵郡之張堰得不死沒葬其地至今土人
呼趙王墳云孺人一子卽孝廉名大受娶某孫
男某某娶某某孫女六長卽少而育于母爲衡
婦者也次某字某曾孫男某聘某銘曰
弗爾躬來何慕籬爾金視竹素展我甥文則史
以爲不信儼此君子

誥封盛母劉太淑人墓誌銘

代父

歲乙未不肖方居內艱煢然在疚而吏部右侍
郎學士盛公以母劉太淑人狀來乞銘嗟乎不

肖亦人子也吾母之不能報則髣髴其形容馨
歎不忍其湮弗章而獨忍于吾兩世通家耳目
所覩記之盛母乎按狀劉氏先山東東平州人
以洪永間功世千戶于潼太淑人父諱東母爲
甯宜人字昭武將軍某號盛公卽學士父也昭
武公元配彭淑人早卒繼娶太淑人其歸時齒
才十四耳時祖姑太淑人梁姑太淑人任皆在
堂任太淑人嚴太淑人曲盡顏志得其懽心每
昧爽躬入庖治羹苒上食惟謹間出其母家珍

脆以佐嘗七兩太淑人喜而加飡皆曰新婦賢
必昌吾家彭淑人之沒也遺孤二長都督愈謙
次武進士愈讓太淑人撫而教之至壯各矯矯
有駿譽當學士公未貴時二君迺顯則太淑人
迺就養二君所二君亦忘其自出也庚戌洛南
曠盜起昭武公奉中丞檄討賊疾力戰遂陷沒
太淑人聞計則伏地慟欲死聞其繇憲使其移
督戰卽仇憲使欲褻白刃刺之而以死謝已學
士兄弟爲力喻而憲使亦臨弔昭武公哭奠如

禮太淑人意乃已猶不食俄而盜魁就擒太淑人乃仰而哭曰天乎吾讐復矣讐復而子未成立死者尚有望于余余未可以死自是常焚誦齋素夙興晏寐以身爲教而學士遂以辛未成進士讀書中秘翰林編修歷春坊中允庶子國子司業祭酒詹事府少詹事禮部吏部侍郎太淑人優游壽考學士兄弟官封祿養者垂四十年而其後也會學士侍疾及視含飯 天子爲加恩賜祭葬並祭昭武世稱哀榮全福一學士

之初就京師學也太淑人謂學重始進令從馬文莊公學兩月始一覲省太淑人偶過學士書室念其岑寂流涕汎瀾然終不以學士歸也每諭學士曰國家方右文治吾家豈獨馬上報主見必以俎豆成名後果如其言學士年位高矣而每事必長跪咨稟太淑人爲衷度可否而行鮮不中程度者母子間其有以相成如此太淑人操家政櫛束整整遇減獲嚴而有恩堂以內外不通履聲平生不近醫藥卒之日從容索衣

盥手奄然而逝時萬曆某年月日也距其生某年月日得壽若干嗚呼蓋至是而夫以忠食報子以孝顯名太淑人死可矣沒之明年而學士卜以某月日昭武公壙奉祔祖墓西之三里舖銘曰

夫勤事可以死播笏圭開旌祭稟內則秩朝禮耀翟禴燁彤史人文開鬱濟濟于千百年自茲始

緜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傳

蔡默齋先生傳

余與汝南蔡弘甫氏同年登仕籍已同入史館相得甚善也日橐書旅進退無所事事則相顧而嘆曰古語云寧抱槩不爲監世獨以名高史官耳其實碌碌素飽不如一墨綬之長尚有實

系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惠及民而旁一公咲曰不然若曹寧老橐書旅
進退已耶夫頻頻之黨內外等耳其亦必有實
惠及民如弘甫父默齋先生者則墨綬足以豪
矣余聞而心識之已歸省家大人弘甫以先生
狀來徵傳讀其文先生蓋盛世三公材也而官
止于州縣之長則吾徵先生亦州縣事而止耳
按先生諱某字某號默齋自先生曾大父某與
吳康齋先生友以躬行爲教世以理學名家大
父某爲奉政大夫顯德先生以諫 武廟西巡

廷杖下獄詳見邑乘名賢傳先生少承家學以
孝友廉正聞禔躬從政卒以是始終焉顯德先
生卒六年而先生始舉于鄉試春官不第歸躬
耕以養母李宜人時薦羞獻飲雅歌侑之衍衍
如也意且不欲出太宜人強之出遂就選人授
江華令令缺久縣事廢不治戶口不滿千七營
兵才數百先生于是廣招流亡闢荒萊受廛者
成聚華有民矣復爲減胥吏民壯之冗食者清
軍餉之乾沒者募驍健若干華有兵矣先是華

有鄰邑撥運三千歲允其半一歸度支二歸縣
歸縣者官與吏輒分橐之先生不可乃先爲請
于當道曰令不能不廉亦不敢翹人以自爲廉
請免前此侵牟者之官若吏而後敢有言當道
報可先生乃白其事于是歲得金千五百以增
募甲伍建樓櫓時簡閱而華始稱巨障焉華素
有獯夷往來市易者軍民多殺虜請賞先生下
令曰殺獯夷者死圍奪其貨者以輕重論罪自
是市始通峒夷號先生爲公心天老云先生曰

吾撫夷如民民如子吾乃可以教矣乃註之聖
諭六言解及諭民諭夷詩而夷素尚鬼每殺童
男子祭纛公無以禁也會夷病疫先生密戒巫
師第云神以用人故疫不如代以牲于是獯人
始用牲矣其後一年獯人感先生德率其戶千
計來歸先生爲置長編甲而不徵其賦宗伯姚
公爲作撫獯頌焉庚午秋古田賊犯錦田所官
軍敗先生令人以季弟某寄零陵令且囑曰我
必死此若可收吾骨報母言畢躍馬出督兵往

戰有所擒斬當事上功次兩臺交章薦當得上
擢而以資格限僅調靖州守知寧遠縣耳先生
治寧三月寧大治以入覲行條上安邊四事及
巡倉教職選本省十事遽乞終養不許復之任
會江華大錫洞亂臺檄日三至先生曰是非斬
竿揭旗之盜可以口舌解也遣一客前先諭以
順逆而身單騎隨其後盜熟視先生曰是吾公
心天老也遂拔營遁治聲益起部史方薦代永
守巡而太宜人計聞先生奔喪歸服闋除海州

招流民弛魚禁清屯田理鹽法所以爲海計者
甚具有過賓某者當道客也謂先生曰君在外
久若厭外乎吾能令君內君謝勿應已果擢貳
兗州後調臨洮而先生始知直道之不見容矣
時太史君計偕入京以先生意乞休遂得歸歸
而讀書談道師表後進者又九年而卒卒之歲
元旦諭伯子某以上塋乞銘事若有預知者卒
之日尚共子媿賦詩曰九月霜寒雁未歸輒自
咲曰是何濡滯也已而曰山頭一片白雲飛太

史君曰是好境界先生曰只是如此目遂瞑嗚呼死生亦大矣君子息焉戰競免焉先生其深乎先生于學雖得之家承然亦似有夙契才三齡指日問奉政公曰何物大明如是奉政公曰日也日繫何處奉政公大竒之一日奉政公與文成先生論良知力行不合先生侍側遽曰能行孰不是知稍長侍華亭相公坐華亭問兒心在何處先生曰天上下地皆我心也自是嗜學益甚從耿天臺胡廬山先生游所至輒闢書院

集子弟講學其中至老不倦其學以靜入以敬存以倫物爲實諦與世課虛談空者大徑庭故宜其儒而醇吏而循去來灑然如此衡不敏老而不知學見太史君津津言學僅耳食之已窺君行有坊表言有幅尺迫不驚牘不亂而泊乎有意乎其爲人也今太史君需次內直異日鼎鉉大業卽未易懸契抑不有先生州若縣之遺矩在乎夫宰天下亦若此矣狀又言先生友愛異母弟喪父如禮拒奔女卻餽金皆人所難能

然于先生爲末不具書

王衡曰辨矣子路之言學也而夫子佞之豈以其待民人社稷而學耶然後世因是而舉開之信點之樂盡推入滉漾中至欲兄堯舜而弟之竊又疑非孔氏宗旨也有宋儒學彬彬矣跡其吏治不能過漢唐願專俎豆其父師而鄙夷前人以爲不聞道夫非道則彼何以稱焉蔡先生之令兩邑也以吏證儒非以儒蓋吏也又廣之而前徵父後徵子行徵鄉沒徵死盡矣

王大夫傳

大夫諱臨亨字止之蘇州崑山人于吾州瑯琊氏爲西派祖曰警齋公其以進士爲光州守父曰贈刑部員外郎分槐公其母贈太宜人某氏已復出後叔筆山公其而母張宜人大夫少好兒弄稍長始折節讀書爲邑諸生屢躋以資入南雍偶挂于伯氏之訟家中廢讀書益疾力以萬曆戊子舉于鄉其明年登進士初授西安知縣二年以最調海鹽治譽第一行就徵矣而鹽

之顯者有憾于大夫數媒孽之僅擢刑部主事
漸遷員外郎陞杭州知府未之任竟卒大夫言
貌類恂恂書生也顧倜儻有異才其爲吏精辦
廉潔持大體當兩造至前立爲剖決未嘗一宿
淹曰夫夫也褻糧而聽斷過宿昔者家破矣民
謹而爲之謠曰不用一文錢便見王青天云其
治盜也第躡尋根株而止凡盜所指爲同黨者
槩不問曰盜以同黨爲命安肯自言言者類其
仇耳吾柰何爲盜執仇于是民不虞盜誣共詰

盜而真盜始得大夫于治號強立執法然用法
甚恕民間有過誤殺人者多方以求其生卽訟
成願息無不誦法聽者獨罔上吞舟之奸卽罪
不蔽死法必殺無赦于西安殺窩盜胡十五于
海塩殺十龍朱誠陸心洲等數輩民皆歡若更生
大抵大夫所治兩邑西安稍朴簡故第爲䟽
別禾莠而止塩民瀕海悍黠好弄長吏則稍稍
行嚴霜之誅要歸于孳養良庶使法行恩全而
已他所爲摘抉陰伏落機牙于彼而破狴牢于

此者不可勝數具載大夫之子孝廉君所爲狀
中比爲比部奉命審決江北其明年審錄廣
東故事例減百人大夫欲多所減吏執案以請
曰多減則多駁多駁且恐累公大夫曰吾第活
人而得駁吾自甘之勿累若也卒以請得減死
者二百餘人高梁有盜珠者開採中貴人以私
憾張皇其事六十人坐劫盜論死巡按李君遇
大夫于途言其寃且曰吾請于中貴人而勿聽
公其自爲政勿謁中貴人大夫應唯唯已而念

此六十人者在中貴人掌中吾安得奪而生之
吾以柔道調伏庶其有濟于是好謂中貴人曰
公之賢天下莫不聞天下苦鑛稅使廣中更重
以開採而若無有開採者則以公在也且聞公
樂善好施衣食諸餓人有丐者貌類太夫人公
所爲給養甚厚以樂善好施中心惻怛若此而
豈其忍于六十人六十人死固當獨恨無盜賊
以窒其口或死而有後言耳中貴人曰其然惟
公命六十人遂比盜珠律得無死以大夫伉爽

不屈撓乃其爲民命委曲又如此是歲遷貞外
郎再遷雲南司郎中雲南司掌都下獄緹騎往
徃張小爲大以獲盜冒功大夫多比輕律然亦
徃徃得 俞旨都民樂之常曰遇蘇人則活蘇
人者謂大夫與同舍郎嚴君澂也人謂大夫作
牧時有時擊斷類法官其爲法官又類作牧寬
嚴無常相所處而裏施之鮮不中肯窾者大夫
可謂才敏識治體矣大夫性坦蕩無城府與人
易見詞色然亦易消釋卽未第時所受厄辱飲

之終身勿報也鹽之媒孽大夫者旣死鹽人訟
其子就謀于大夫大夫曰吾不能市怨于孤兒
謝去之嘗貸寡姑三十金未成券而姑暴亡立
償其子其子不知也駭不受大夫曰第受之王
止之貧士豈無故投人三十金哉自縣令歸反
鬻負郭田若干以自給居常鮭菜杯酒必與諸
季共之每欲斥俸餘治一容膝之園與諸昆友
沃醇餽糟拍浮其中然亦竟不讐死矣王子曰
余幸與止之同年舉于鄉稱兄弟然不甚習所

藉以銘大夫者則大夫之自誌與孝廉君志堅
之狀也余嘗笑今世之爲銘狀者殆貌他人耳
一語加于我則勿肖我一語加于父卽勿肖父
旣肖矣而令人旁斲之斲者又惡其雷同也懼
其勿滿人意也而矯舉繁稱以爲工是必欲以
不肖爲肖也其又奚取焉曷觀大夫父子所叙
次直而約確而不浮王止之面目具矣義不當
復有緣飾予故槩括其事志略而辭省若此蓋
大夫狷者也而雅好酒其自銘曰塋我陶側寄
我後人五齊三雅樂哉長春達矣大夫之言夫
鄭泉隱者爲達易耳五年縣令兩年司寇卽能
生人殺人苟纖悉負隱疚奄忽床簣間若刺若
噎誰能以樂死者大夫之以樂死也其居身臨
民可知矣

吏部司勳郎中靈巖陸先生傳

不敏衡年十六從靈巖先生游時不敏郡縣試
輒先儕耦意殊自喜先生獨斲斲訓督不少借
比督學試大躡踉蹌歸里門則先生已具斗酒

勞于途曰若勿憂吾已手大魁券待子已先生
登仕爲吏部郎且死而不敏乃領鄉解又十餘
年備員史局稍稍符先生前券而先生之墓木
則已拱矣衡進也晚不獲與先生同朝所知者
猶先生教授里中事故褐衣面目也雖然賤以
徵貴小以驗大間從經師佔嗶之外窺見標影
可以佐文獻之不逮者不敏亦何忍沒沒焉先
生諱字某靈巖其號以癸酉舉于鄉庚辰成進
士初選爲南京刑部山西司主事旋改北吏部

考功司尋請急歸里居無何竟卒處官甫七年
壽僅四十有五耳其在刑部也明斷夫夫稱折
獄才而其奏讞格必詳審故事有死獄必調他
司驗問而大司寇陳公廉先生賢一以任先生
曰有陸君在獄可不叅伍而具也樂戶甲與乙
毆甲匿其姬而誣乙沉之江先生潛跡姬得之
乙乃得白工匠坐侵官物久繫獄至有瘦死者
先生曰是皆爲救饑計耳夫旣已饑之而能禁
其侵乎爲移文司空請諸罪人得城且自贖一

日而出繫者四十人比選考功會大計旦暮勾
校勤苦倍于其治爰書時繩群吏不苛細然卒
莫敢舞文者一日于餽器中得金揮之去竟不
暴其姓氏人以謂先生貞廉知大體當事者方
倚重先生而會江南水災報至先生有松楸之
感請假遷塋得請不假郵傳疾馳歸省墓之次
斥其所積館穀俸金衣食其親黨之貧者以遠
近厚薄爲等差間擊鮮治酒招故人飲極謹郡
縣干旌及門一切謝病不數數接見已而真病

病不數月逝矣蓋以先生之才識籠蓋一世而
宦跡始終止此倘先生精心密理謝去藩飾不
謀朋友不告妻子可紀者僅崖略耶抑自負任
重馳悠之器不務取捷譽竒行逡逡守官稱職
而止耶衡不佞無以知先生姑述所覩見竊嘗
怪今人甫側賢書足跡不在公案傍卽酒壇歌
榭耳歲一再至館人之家挾重糈歸無忤色氣
憑憑僂車上睨儕輩而上之乃先生就館舍歲
不信宿于家下帷勤苦過于爲諸生時而知先

生之必能盡節官下也與人處貧交愈敦久交
彌洽其赴公車時倉卒發報書數十函無一複
語率語而知先生之深情強幹于肩事有餘也
居平語笑楚楚不輕徇人卽一履屐間無不得
其任者而知先生之能審官能得士也事不一
二驗竟死抱虛質而諛其師其誰與我猶憶有
兩事舍人子迎先生一髯者突入坐呼先生立
責之先生唯唯謝卒不反一語移時乃解舍人
子驚問乃先生之兄諸生某也又一日延友人

馮某飲馮醉而舞其杙傷先生目流血盈斗仆
于地馮跪捧先生頭而泣先生氣息微屬輒問
曰馮兄在乎亟煖酒爲馮兄壓驚古人有云卒
而試之以觀其養先生所養何如哉狀又言先
生幼有至性年十二代伯兄攝師席指授諸弟
子如耆師以先生夙慧純德千里車始發輒洵
不宜中折至此而或曰豫章生七年而見性竹
生一月而成章不數歲而萎黃矣先生器成太
早故速剗神用太精故速弊嗚呼其然豈其然

緜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乎王衡曰今世品士者有兩端其下者納身藏
智積歲俸取大官耳而健有口者索端駭衆走
徑竇以搏臬名夫惟大雅比德珩璜和鸞踰踰
迹其貌與納身藏智者差僅毫髮而卒當天
下大事宅中而運權者必若人也嗟嗟天不佑德
使有志中行之士偃經綸蘊章采以死而繁言
飾行騫矣狂乎狷乎吾惡乎取真哉

沈孝廉兩川先生傳

古人云經術所以經世務也叔世分而爲二就

使懷竒韞珍獻賢能之書于天府天府詘而不
受亦安所得世務而經之蓋瞋目待明經從古
已然而今乎何言哉國家以資格限士士亦復
以資格自限至有括千里之車未出戶庭而懸
之以明志者如兩川先生可慨焉兩川先生沈
姓諱某字某資性警異少就師塾已能窮根詰
微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每小試輒先人然場
屋輒躋三十六始舉于鄉凡四上春官不第遂
自罷歸不復與計偕時僅四十有五耳夫遇合

何常士之高才宏詞而擯不得志于有司者不
啻多矣願先生實負用世志自在邑庠時輒慷
慨自任凡星緯留伏輿地阨塞及一切揆文奮
武之事莫不研討晚而益嗜書郡人尚書劉某
副使施某號有經濟才先生常就與商確至窮
晝夜不舍去人見先生熱心耿耿曰能用者不
擇官盍仕乎先生則又謝不能卒跼足丘園中
畋漁詩書放浪山水以老先生之自廢不用非
先生志也勢也雖然士無用世志則已苟有用

世志潦倒遲暮之年需次官下當事者以申駟
見遇將卑陬其色俯仰人面之不暇冀以此安
之乎蓋先生少嘗爲詩曰童年志軍旅戲具羅
干戈左右整部伍捷勝還自呼投筆慕班椽章
句嗤么麼其志如此已而涉江淮歷太行覩市
朝情態與畏途相偪側而憮然意倦矣則爲詩
曰揮手去衡茅詩書度歲晏又曰我欲托微言
遺編少刪剔于是始志窮經先生授易經窮經
自易始嘗曰六十四卦斷也二十七史案也以

案証斷靈于著灼于卜安用冥冥如射覆爲乃
取史傳某人某事與某爻義相合者著爲易衍
義使易不廢于無用又謂史家言事參錯不雅
馴司馬氏通鑑燬矣然威烈以前五代以後皆
絕不續欲加刪補成一家言竟未就而卒嗚呼
先生倜儻大志于戈軍旅降而章句則已下矣
至章句而復不竟治則柰何樹穀歲計樹槐世
計人徃徃朝種而暮幾獲乃造物者分定久矣
要以嘉美豐殖不化爲苞稂叢棘已耳遲速惡

能齊蓋先生之後起家科第者子某官某孫爲
某官某曾孫爲某官某禎幹王國繩繩未有艾
先生之志竟行矣先生內行甚馴父空菴公性
嚴事之以愉惋母年老病渴謁醫不効則精心
事藥書母病良已遂以行藥里中季弟饒州公
某出後從父不欲更受所生父產先生必均橐
與之其孝友大節如此族人有窘不能祭者先
生曰是吾之罪也夫爲置祭田若干與人坦直
無城府樂道人善有不善輒面誠之無後言先

生竒氣異表乃其長者行又爾爾卽不幸不爲
世用其不得爲鄉之先生乎先生以某年卒塋
凡幾年矣而遺行復傳則先生之孫司空公之
治命也司空公曰是吾子孫世澤之所自貽也
請揭而示之子孫先生以子貴授文林卽福建
政和縣知縣不稱稱孝廉先生先生志也

王子曰世多云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
小藝其然乎其然乎如以先生所學非所用怛
慄而死則先生之子若孫所挾以爲世大用者
曷已焉夫士以遇不遇爲貴賤一蹶而不復
者亦春花易零剪綵易敗所爲學非耳如先生
經經緯史煌煌乎黼黻之文其光黯如其氣沛
如冲而用之不盈以啓我後人嗚呼盛哉

魏淑人傳

瑯琊魏淑人年未六十而病不挂里媪口久矣
一日衡侍先妣朱夫人或過道諸大家某也慈
某也德先妣獨曰願不有魏淑人乎是所謂百
尺無枝者也而會有以四字經推人時日者當

淑人爲寒江獨釣先妣曰此不獨似魏淑人之
遭并與其神情而似之則衡已切私慨適他姓
母生辰趨爲壽者塞巷先妣愴然曰傷哉魏淑
人誰爲投薪冷釜者乎衡重有感焉乃爲文追
壽淑人且嘆弇州先生以章采太洩不克長世
淑人處靜晦故宜壽然未兩月夫人竟沒沒之
日趨唁罔伯諸兄弟罔伯故非夫人生乃哭致
毀不成聲于是望中謹稱罔伯善事母無何而
罔伯序次母行事泣示衡曰夫不孝安能事母

乃吾母實有隱德不孝心知之不能言言亦不
忍盡惟子篤念吾母其爲我傳之嗟乎罔伯不
忍盡而衡願忍爲罔伯盡乎淑人性藎默持重
不恬喧熱喧熱亦去之年十五歸弇州公事嚴
姑郁夫人郁夫人每鷄鳴盥櫛至丙夜始罷兩
新婦鵠立不移步然猶動見譙讓淑人故樸直
得讓多旣以其誠孝無腹背也轉更憐之則郁
夫人且死矣夫婦相敬如大賓見弇州公或不
出一言或不設特坐公以其有意相遠也微嘆

之淑人乃益自遠中歲遽謝家乘日與二三爨
婢落落相對而已淑人無子子貳室高之子士
驕少才雋自喜一旦中蜚語迨淑人沒而驕猶
然囚服也歷生平所處如擁華茵重錦坐苦霧
中倘恍聊慄無與語者此微獨罔伯里中之人
皆憐之乃罔伯心所隱痛獨謂淑人不徼決而
才不啁哺而慈是則非媼戚宗黨所能揣聲望
色而得之惟罔伯自知之已耳初罔伯于驕弟
恣柔愛之道朝夕暱近無間而淑人每呵之曰

而不聞嘻嘻者吝乎已隙漸開又一年而甲午
之事起家人刺刺環淑人床頭云仇弟者兄也
淑人不應又謂淑人能出弟者必兄也淑人又
不應勃然曰而欲鬪吾兒耶再言必唾而面刺
刺者始廢然解矣夫婦女所號才要亦不出盤
匝刀尺間當其意有所左右乳保爲政骨肉毛
裏有重膜矣况處大嫌大難耳睫皆戈矛時乎
淑人非愛驕不如愛騏也又非與兩兒俱卧起
得根末也乃震蕩紛噴之衝出一言而定所謂

才歟非耶先是倭警迫罔伯以地方無備私出
銀錢肆射士而其明年天津募海船驪遣家丁
應募三五游士驚焉已驪得禍流言不辨首尾
洶洶懼不測而罔伯宴如也事後顧謂衡曰騏
本赤心爲國家慮不然死則死耳驪惡能累騏
惟是床頭刺刺時使吾母有纖介不釋然則騏
不惟死驪且死吾母死有餘負矣嗚呼此罔伯
所爲吐茹喉吻間叩心飲血而不忍盡者也淑
人初年有子果祥二歲而殤哭幾絕再生子榮

壽又殤時淑人年且長室置貳矣而哀反殺人
怪問之淑人曰吾初年無兒今有兒蓋伯已孩
矣迨淑人撫字驪而伯與季駿別居家人爭相
彼此曰此吾母子曰此非吾母子而淑人若不
聞也諸子曰卽之怡然卽定省不以時時見之
亦怡然噫此諸子迫欲得爲母也歟卒也淑人
病困聲欬不出戶而推揚懿美至與圖史爭烈
者竟出于非子之子豈可謂無天哉淑人平居
寡言笑檢押如處子常謂其愛女某曰吾隨汝

紉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父京邸一日大雨庭潦疲一木爲梁汝父引余
手以渡汝祖母瞥見大慙幾墮水夫婦手相引
而可令人見乎女不覺粲然凡諸女當嫁輒正
色訓之曰若爲人妻一月間無接席終無無比
肩女子面皮薄好自護持噫此豈揚揚坐板輿
流水游龍間人乎蓋淑人之不挂里媼口以此
其爲先妣所敬畏亦以此淑人太學生績女恭
簡公莊渠之姪孫罔伯名士騏兵部車駕司主
事諸兒女婚嫁詳誌中不具載

贊曰里稱魏淑人女而不婦乃其臨大事一何
夫夫明斷男子也世之好爲容久矣士非臬名
不雄非美言不市而况中篝床第之間乎其貞
心粹質名湮滅而不彰者可勝嘆哉夫蓼莪九
我知我不與焉乃觀瑯琊母子間何如也母知
子寔難夫是母之爲母抑又難矣

陳穉登傳

陳穉登者光州守雲浦先生以忠子也家君與
先生善余因得交穉登先生文采幹局蓋一時

願僅以鄉貢謁選爲州太守初令寧鄉遷光州
皆有異政竟不踰中壽而卒士大夫咨咨惜之
而穉登者才而賢其文采幹局儼然光州也則
皆曰天其以此償光州乎然碌碌奔走卒不第
年四十九死矣嗚呼天之報施善人何如也君
少資穎十歲屬舉子業十五工古文詞又善承
光州公及母王孺人意公絕愛之常謂客曰兒
何似我客未應輒曰兒似勝我人亦知公之非
譽兒也十七補弟子員先後諸令長皆異其才

羅致之與譚文辯間與論國事悉中倫理武進
尹謝君常目送之曰此子非但筆爲文章步步
皆文章也其見賞如此然試督學乃見放于是
傾貲入南太學太學兩司成新都許公豫章張
公以國士器君每試必居首願又三不售乃改
北太學時君年四十三矣縉紳慕君入爭趨君
譽嘖嘖起且曰光州公舉于鄉之年羸穉登尚
三穉登步之未晚乃余獨念穉登以瑩白間靚
之文而投艷冶之俗彼嘖嘖者耳賢君未必能

知君也已果再試再報罷穉登于臨清道中聞報則仰天大咲于驢背上賦而吟曰而今始得爲陳生也然自此歸蒔果弄孫才一歲餘耳嗟乎士豈能自爲才哉以穉登之賢能傾儕輩動公卿而不能不唯唯進退決得失于一目之網誰謂科舉之能盡得士也初穉登之失王孺人也有庶弟三光州公念孺人之歿也憐穉登之嫡長而賢勞也欲割其產之半與穉登穉登固不肯曰父欲使吾母不子庶子耶哭不起光州

公不能強乃均產爲五而以一授穉登子藝之曰吾自爲嫡長孫無與若事蓋恐傷穉登意也無何光州公以病解任歸旋卒宦橐若洗而公三宦所與俱者惟側室許諸子欲稍問其私橐爲喪葬費穉登泣止之獨罄已產營窀穸遍丐海內諸名賢文表章光州公而以一身任內外家事使諸弟得竟所業蓋光州公歿後諸弟父穉登者十餘年而庶母以前事德穉登至歲爲齋素誦經祈穉登福也蓋余所耳受于顧吏部

叔時者如此尤敦尚氣誼急人之急間爲人排
難解紛而不使知也丁酉迫入試且憇棘傍矣
聞駱大行暴卒趨往伏屍哭手爲沐浴棺殮復
捐金資其喪歸至今京師人能誦說之初穉登
至京師家君與豫章相公方當事數倒屣道故
甚謹人有因而跡君者君不見也獨與其同里
素所爾汝交孫少宰顧吏部相過從間一暱就
余則爲命酒酒酣輒縱言古今朝野成敗得失
之故虬髯激張余時戟其口曰此中惟宜飲酒
穉登咲而止非久余侍家君歸聞穉登以扼腕
里中不平事讒詬沸然有間穉登于諸貴人者
諸貴人皆知穉登不爲動然穉登亦自此悟朝
市之不易居欲歸就余蒲蛤之民而溘然逝矣
嗚呼傷哉穉登智略絕人所臆決事如見世人
哀憐穉登皆謂以其才得試爲吏何事不可爲
而余獨以爲公卿不下士士不通經術久矣有
一于此爲俗詬病士亦取剽剝齷齪苟逢世已
耳徒負此慷慨志將奚施之不見光州公彼非

才譎少而稱譽薄也然其效可覩矣君諱爾耕
穉登其字按顧吏部狀穉登可紀殊多獨爲述
所見聞如此

贊曰光州公雖人豪然所以聲施至今則穉登
若加丹雘焉乃穉登亦以此身沉名飛爲世聞
儒夫居今之世非有高爵膺仕而令人慕說不
衰使盡可以矯譽得名墓上之石可勝旣乎嗚
呼豈不賢哉天之報施善人微也夫

趙烈婦傳

余初爲童子寓京邸耳翟節婦事甚奇爲之廢
書咨嗟越二十餘年而又得趙烈婦烈婦姓孫
氏婦于趙嘉彥後夫十四日死余走弔之蓋續
息定兩日矣而生色勃然余載拜載起蘓蘓淚
承睫也其舅趙夢雁者搏膺而踊號余而謂之
曰嗟乎夫是足以墮子涕乎則余請索言之蓋
兒年十五而娶婦時兒少多病足未嘗入舍內
也甫八月余遂挈兒之京婦以小女子當家刀
尺聲亦不聞堂外其遇人恂恂和謹妯娌皆與

新婦謹願不能得新婦一咲也適又歲儉婦中
夜織朝易斗米爲牢丸飼姑而已則噎糠麥姑
廉得其狀泣謂曰子苦乃爾耶則吾亦何心獨
飽婦對曰兒亦何心獨饑願貧家女生而恬齋
素得此亦自飽耳明冬十月隨姑而北則彥兒
病已甚婦簪履不卸手湯口藥者兩月而彥病
無間已迨病革彥辟妻謂父母曰兒卽死柰此
少婦何且夫婦也不成其爲婦也兒何忍以名
誤婦婦伏床後趨應曰惡是何言吾生死共子

矣彥默不應竟死婦撫棺慟已而雪涕曰噫吾
兩人先後死幾時哉請自今母哭遂闔戶經也
以姑救免願察婦意未已則又聚內外族環守
之婦曰吾死自畢吾事耳柰何以累大人且死
而必矣奚其遽遂戒不復進食姑大窘則又率
內外族繞床泣其兄至裂冠服頭觸地爭婦徐
曰本所以忍死欲一見兄以父母相屬也徒以
此恐怖婦女何爲且兄欲其不死而願速之耶
卒不爲動姑度莫可如何則大啼曰新婦念我

婦乃歛容謝曰然是則念之矣婦可食與死人
言其可食乎且叔嬪能以生孝婦不能以死孝
遂堅不食卽飲之湯亦唾之曰而得無以藥留
我乎蓋積有十二日而憊然猶旦夕匍伏靈几
前上食唯謹死之日強坐櫛沐謂姑曰婦竟死
負阿母矣一死之外無長物獨婦袒服是始所
御以見君子者也幸勿易言訖而絕嗟乎婦之
死人莫不知抑知其不以情死乎言已復泣余
亦泣夫等死耳古人易慷慨而難從容從容則

孰甚于以不食死者哉賤士庶女一念憤激薺
甘荼苦未經思維于以蹈難猶輕若積之至十
四日啼哭滿前焦火中迫倘此億萬念中有一
念却願則薺而敗矣彼翟氏大家女志誼或有
所稟承乃烈婦何如哉古者如白茅行露且表
二南茲意者其王風行歟則烈婦徵之矣

趙烈婦誄

趙烈婦者姓孫氏山陰趙生嘉彥妻也趙生死
烈婦不食十有四日亦死余心許立傳而先爲

文以誄之曰嗚呼哀哉綦縞翟褕時賤時貴冶
容破歡華丹掩麗惟天生理惟人生氣壽壽天
天不朽斯寄猗歟夫人雖死則生爰登其堂愾
聞其聲有風血如掠彼素旌皦皦衷悽懸之蒼
旻夫人嬪趙趙未再周塗山甫歸秋胡遠游適
此饑饉朝春夜百饑飢自恬羨芼則羞姑曰婦
新我作子休婦曰母饑兒敢自偷椎髻操作不
愆乾餓既從姑來以相夫子夫子病矣遑復寧
止衣幌不緩簪服不珥扶掖抑搔迫于不起撫

棺長號天以自矢故鬼遲遲請待新鬼雪涕向
姑伏而長跪婦無生夫夫無死婦夫目未舍婦
骨亦朽茹荼飲血將以誰守豈不念姑豈不念
舅有小叔在以死乞某姑大驚啼一何至是爾
縞爾素報兒足矣兩髦既往百身曷以人生實
難死何容易勉圖厥終無爲情使婦曰主臣行
已三思孰是一言而可鬼欺義隆自天寧爲情
私蘋蘩薪樵急不自持區區此生復何惜爲距
尺雉經志不克從慷慨不可請以從容之體之

粥戒勿我供翁媪大窘眼枯舌敝爰帥姊妹及
外兄弟或持漣酪隨以糜糲環床呱呱積顙至
地夫人怡然面壁假寐謂我無苦奚自狼狽龜
腸立枯蟬腹委蛻匍匐靈筵捧心以逝霜顏稜
稜再宿不悴見者膚粟聞者骨醉嗚呼哀哉雙
劍埋光孤燈夜燼以茲寸心煉彼百忍擬之古
昔伊誰其並柏舟著節黃鵠表恨聞以生從未
聞死殉桓鸞刑耳荀采還屍激昂赴義一痛長
辭孰若夫人稚齒同歸翟有張媛庶幾近之彼

蓋世望夙閑姆儀瑾瑜洵貞亦以琢追煢煢夫
人生而食貧少隱帷薄壯從綦巾師氏孰誰圖
史曷陳不扶自直不學而能如彼幽蘭芳于空
阿非有緣附兔絲女蘿青青者松直直者栢非
必春花乃收秋實不幸而幸非天而天一絲九
鼎綱常是延遺簪棄珥重于璵璠藉茲士女瑞
我史編有簡則青有管則班表爾里閭封爾墓
田道無生死人相媼妍脩名冉冉輕于浮烟聊
述芳踪以式後賢嗚呼哀哉

誥封一品夫人先母朱氏行實

嗚呼先慈之棄不孝五年于茲矣免喪後數擬追述懿行爲不朽計每執筆則胸臆間若焚若噎不能下也間掇拾一二語欲證之家大人家人語及若焚若噎彌甚于不孝不孝勿敢質也且兆域未有定姑茹哀忍痛無戚我家大人其明年不孝幸成進士官禁近竊不自揣援會典事例爲母請祭葬制下大宗伯爲予祭一壇墳價銀三百兩又卜地于長洲縣楓橋鳳凰墩之陽而吉

葬有日矣重懼霜露之不時過佚懿美爲王

言羞謹收淚稍稍次第之吾母姓朱氏父爲知縣公諱某別號南渠母爲某孺人南渠公由鄉進士歷知奉化內黃二縣以清嚴方正稱偶不得志于上官拂衣歸稱鄉先生者五年德望顯如也生二子一女長爲府學生本早卒季爲武進士湖廣運總紱女卽夫人夫人生而志度端凝才識明遠公常手撫之曰是女其氣格類余乃豁達高亮雅勝余是其女而丈夫者耶十九

歸于家大人時家大人學已大成每試冠諸生
矣而下帷讀彌勤合蚤可一年脉脉相對尚未
識面里中人至今傳之先大母吳太夫人御婦
嚴時家業已中起獨約束兩婦日賦糜三碗羨
肉數臠而已先大父封官保公意憐之曰婦苦
饑柰何大母曰吾欲使之從苦得甘耳吾母願
怡然進羨糜無所苦而間以家君所得月廩別
置精旨供舅姑舅姑乃愈憐之時先嬪莊宜人
少又病弱不任晨昏吾母徃徃捧盤匱待之其

所置精旨舅姑飲之而甘卽撤以遺媼令更進
而已別治具以是妯娌間相得最歡壬戌家大
人宦京師先大母乃授吾母產令從之官吾母
始專家秉吾母于治家初不屑屑但操大計要
在知人而善馭之凡一切子母出入及田產焚
糾之事不待握筭一覽輒洞其情老臧獲皆搖
手不敢慢於是鞭笞不行而家大治其使人卽
一履屐間無不得其用三尺童子苟盡其四肢
之敏金錢酒肉絡繹相勞苦不强人以所不欲

不責人以不可成諸臧獲畏而懷之故家君仕
宦四十年自常俸之外有出無入而不以減產
貽私願憂者皆吾母之力也丁丑今上大婚
禮成偕諸命婦朝三宮賜宴賚容止肅莊儀
則嫺習同事者皆屬目焉其年從家大人歸省
又四年遭先大父之變家大人毀幾不勝喪吾
母左右之如禮服闋家大人起東閣大學士與
吾母偕奉大母如京其冬先叔父提學府君卒
吾母復奉大母暫歸視喪明春北上至辛卯又

奉以歸而家大人亦隨以省母給假行矣家大
人與吾母業治子舍爲長隱計不意再奉特召
五疏不得請則姑與偕出至高郵先遣吾母奉
大母歸而家大人以獨身待命時八月先大母
病痢藥之且漸愈矣而是月七日爲吾母六十
誕辰不孝方率內外諸婦諸孫羅鍾鼓具衣冠
爲母稱壽吾母遙望見卽亟麾之曰汝何不解
事旣曰母病夫乞歸婦稱壽可乎不孝逡巡謝
不及遂罷賀又四月竟隨家大人而北見時事

多不可圖書不解于裝常捆載爲行計甲午六月得請家大母喜甚願謂母趣辦裝母曰辦矣以命下之次日行抵家三月而大母獲終于寢計九年間吾母侍老親往返不下四萬里一甚寒一甚暑又兩遇姑大病將護甚艱度爾時無吾母代家大人子者非子憶母死則母憶家亦死矣先是戊子長姊適周氏者從夫中舍秉忠來京僅三日暴卒姊孝而賢母哭之幾不欲生遂患痰湧下血諸病至是又遘大母之變積哀

及勞又明年徒跣行哭送塋遂患咯血數日良已而不孝察其病尚著心腑間其冬當計偕不欲行母納登科錄于袖強遣之心瞿瞿如也入棘之朝感惡夢驚而病欲擲卷出同舍里人金生曰出則任君但當避曳白耳不孝悟勉畢試卽以其次日星馳歸則吾母正據床而咯且撫且泣曰吾死不憾矣然竟以是疾不起歸侍湯藥者僅四閱月耳嗚呼痛哉吾母自奉儉自壯及老食魚肉豈羨不過三簋衣或十年不易而

其御下與人則揮霍好施予自甲午從京師歸朝饗夕殮必與姑姊媼戚共之未嘗獨甘諸女伴饑嗔飽喜口語紛然先慈如不聞不見也而其家室中兒女啼號米鹽緩急諸細瑣隱情齒未及啓而餽存之使已在門矣無論媼戚凡遠近比鄰市販小夫以婚喪疾病假資假器乞果餌藥物者卽昏夜不辭故病之日里舍子皆醜金福神爲先夫人祈福迨卒而弔者皆哭春不相焉吾母少好讀書每閱書至夜分恐妨家君

寢具則偷劈帳縫映燭光讀之凡女史所習稗官小說以爲謬妄勿好也獨好司馬溫公通鑑及朱文公綱目記覽幾徧晚歲更旁通六朝南北史及臨海王司馬續通鑑等書時折衷其同異得失以語不孝不孝或不能對也性絕巧多藝少時于女紅中饋外能剪繡帟作燈中縷人物甚細如芒時兵使者宴吾家謂爲素綃不之竒諦視之乃大竒就乞歸寶之中歲都不復爲家政之暇惟讀書一好不減而已常慨然謂諸

女郎曰吾觀陳阿嬌初貯金屋卒怨長門孟瑤
華灰已冷矣迄享天下之養人間盛衰倚伏豈
有量乎在所自處耳意蓋有所感也其與嫺黨
居雖不聽人耳語不輕徇人喜怒而以事告者
必悉心爲謀有隱過則引之密室私規之詞色
侃侃無所假借以至素未識母面者有過亦惟
恐母知卽吾母不盡知而慝志回行憚而潛消
者亦不少矣蓋母亡而後知吾母也訓諸女最
嚴婦次之數舉初爲婦時事相勗勉常曰吾少
但感舅氏之慈今乃知服姑氏之儉若觀吾家
頃畝所入不加昔而服食費何啻百倍此其勢
可使復貧賤乎吾將牢若太過適負若耳尤嚴
于閩儀家人男女不肩比婢子有袷服者褫之
危髻者椎之以是中葩肅清而家世亦寡子弟
之過與家君白首相莊四十五而分寢談笑肅
如也家君性孤介少幕中之交遇國事有所大
疑輒歸質吾母母爲援證古今斟量情理言之
曲中而止性本剛明不甚耐事以家君之不問

生產也不能欸欸與宗黨昵也常精心檢校出入委蛇言色之間以劑其所不逮然家君取予嚴而吾母從宦四十許年則未嘗輕入一介也初入朝賜宴時與一司馬夫人比席頗通瑱環之問最後同官京師司馬夫人饋盤殮中寘金焉吾母遂大駭謝絕之其與家君同志如此吾母曾三乳男而殤獨衡一子愛恣之其訓衡不能如訓女然時示不言之教不孝每哺時省母母必問以今日何事隨相與商略家政旁及書

史一日飲于友人家夜且午吾母尚篝燈以待迎謂曰母已醉乎不復問所事事不孝矍然汗下自此非先告母不敢夜歸以為常常以不孝脩匹夫之謹多茹少吐訶之曰汝得父骨未得父膽其誨教兒女徃徃因性牖化如此女家外家素無私餽遺里媼偶述徃事相風曰某某君門所謂賢母也而未有冷面拒人若是甚者也母曰其然吾以我之不可學彼之可然吾長姊從未嘗于母前言夫家有無季舅把總公每見

母寂寂數言肅揖而退亦其賢有以相成也燕居雅自矜重不筭不見童僕盛暑病甚必重帷盥洗而後迎醫吾吳之俗春日秋月婦女多之名山勝刹拈香佛前吾母獨足不踰閭師尼巫覘後見鬼人等縱橫里中獨逡巡不敢闖吾門屬纊之日聞堂外鼓聲矐目問曰莫得淫祀其貞心正氣至此猶不衰焉是日辰刻長孫女過李氏來見猶披霞帔見之諦視曰好做人已屏人而語家君諸僮某可任某能任而不終初不

謂然旣而果然又面徐氏姑而嘆曰人間福不可過享吾一婦人而朝三宮位一品一可死吾夫如此吾子又如此二可死婦道無遂而吾惠譽施閭里亢甚矣三可死呼所自繪朝天圖屬不孝謹藏之使世世子孫無忘報竟以是夜不起矣嗚呼痛哉就母三言衡猶謂吾母年不稱德食報未竟而至如不孝衡者生年四十第解開口待哺而已曾未待一日之勞申一日之養而吾母猶以爲子嗚呼尚忍言之哉吾母生于

嘉靖癸巳八月七日歿于萬曆戊戌七月四日
得壽六十有六嘉靖乙丑以家君編修考滿封
孺人萬曆癸酉以諭德考滿封宜人丁丑以正
詹事考滿封淑人丁亥以累朝訓錄成封夫人
癸巳以太子太傅考滿封一品夫人子一卽衡
初娶嘉定金孝廉女繼娶長洲徐上舍女又繼
娶華亭馮孝廉女女三長適周秉忠今爲中書
舍人年三十三卒次卽守貞仙化世所稱曇陽
子者也又次適監生吳嘉徵孫男二長鳴虞先

廕國子生會恩授中書舍人聘吳縣申孝廉君
次女未任而卒次贊虞今名時敏聘崑山李吉
士君長女孫女五長歸崑山李孝廉子穀庠生
次諾華亭徐金吾子本高又次諾同里吳上舍
子鳴琪又次諾李叅議子宗之又次諾黃大尹
子翼聖嗟嗟吾母已矣惟是婦德女儀徵于嫺
族間里之口者信而有徵耳然歲月久遠知母
于母者十四五知母于婦者十之一而已不孝
蓋嘗私儀吾母于古姬媛間以才識如彼使當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三
捨攘崎嶇之日何詎不能如辛夫人之明鑒洗
夫人之大略今幸而履盛處平僅僅表著風義
于治家教子間其一班耳雖然以視敬姜禮珪
亦不啻過之矣今衡幸晚叨甲第而吾母已不
逮養俯仰百年不與草木同腐者止此墓頭一
片石耳用是一字一淚姑猥雜陳之以俟
大君子採擇惟哀憐而賜之言歿存幸甚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10/18

